



你不得不作出抉择，要么永远待在界内，让自己枯涸，要么穿越界线，用成千上万种快乐填充自己。

乌龟的华尔兹

Katherine Pancol

La valse lente des tortues

〔法〕卡特琳娜·班科尔 著 黄荭 王加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Katherine Pancol

La valse lente des tortues

乌龟的华尔兹

〔法〕卡特琳娜·班科尔 著 黄荭 王加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龟的华尔兹 / (法) 班科尔著; 黄荭, 王加译.

--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11

ISBN 978-7-5442-6086-2

I. ①乌… II. ①班… ②黄… ③王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623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2-110

LA VALSE LENTE DES TORTUES by Katherine Pancol

©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08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乌龟的华尔兹

[法] 卡特琳娜·班科尔 著

黄荭 王加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

特邀编辑 杨宇声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 张 17

字 数 358千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086-2
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可怕：你一提感情二字，人们就认定你多愁善感。不过总有一天，感性将被看成诸般情感的核心，撵走那好支配的智性。

——罗曼·加里

第一部分

“我来取一个包裹。”约瑟芬·柯岱斯凑近邮局的柜台，邮局位于巴黎十六区珑骧街。

“本国还是外国来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收件人姓名？”

“约瑟芬·柯岱斯……C.O.R.TÈ.S……”

“您有取件通知单吗？”

约瑟芬·柯岱斯递过去一张印着“您有一个包裹”的黄单子。

“证件？”女职员懒洋洋的声音问，她染了一头颜色不正的金发，视而不见地眨巴着眼睛。

约瑟芬拿出身份证，把它放在女职员的眼皮底下，后者正和同事在聊一个食疗的新方子，红卷心菜和黑萝卜。她拿起身份证，抬起半边屁股，然后是另半边屁股，边从板凳上站起来，边揉揉腰。

她摇摇晃晃地朝一条走廊走去，不见了人影。挂钟白色钟面上的黑色分针走个不停。约瑟芬对排在身后越来越长的队伍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

我的包裹被丢在一个找不到的角落可不能怪我，她欠了欠身，好像在道歉。如果包裹送到库尔贝瓦再转来此地，这也不是我的错。不过，它到底会是打哪儿寄来的呢？可能是雪莉，从英国寄来的？可是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呀。多半是雪莉寄来她在福特纳姆 - 梅森百货买的名茶、一个布丁

和几双免得我工作时脚冷的厚袜子。雪莉总说，没有爱，只有爱的点滴付出。她还说，没有点点滴滴落到实处的爱，就像没有盐的海洋，没蘸蛋黄酱的风螺，没长花苞的铃兰。她很想念雪莉。雪莉和儿子加里搬去伦敦住了。

女职员拿着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回来。

“您集邮吗？”她边问约瑟芬边把屁股挪到高高的椅子上，椅子在她的重压之下嘎吱作响。

“不集……”

“我集邮。我可以告诉您，这些邮票美极了！”

她眯缝着眼睛欣赏着，然后把包裹推到约瑟芬面前，约瑟芬费劲地看着粗厚的包装纸上自己的姓名和库尔贝瓦的旧地址。绳子也很粗，因为在邮局的货架上拖来拖去，全磨坏了，像一个脏兮兮的绒线花环。

“因为您搬家了，所以我找不到它。它是从大老远邮过来的，从肯尼亚。跑了不少路！您也是……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，约瑟芬脸红了。她张口结舌想道歉。她的确搬了家，但并不是因为她不再喜欢郊区了，哦，才不是！不，她喜欢库尔贝瓦，旧日的街区，她的公寓，栏杆锈迹斑斑的阳台。说老实话，她一点都不喜欢她的新住处，她在这里感觉自己是个错位的局外人。不，她搬家是因为她的长女，奥尔唐丝没法忍受继续住郊区。当奥尔唐丝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，她就一定要把它付诸实现，否则她会用她的不屑劈了你。多亏约瑟芬的小说《一位如此卑微的女王》的版税和银行的一大笔贷款，她才有能力在这一个美丽的街区买一套漂亮的公寓。那是在拉斐尔大街，离穆埃特很近。在帕西街的尽头，有很多奢侈品商店，挨着布洛涅森林。既有城市的繁华，又有乡间的幽静，当初房地产公司的职员特别强调这一优势。奥尔唐丝跳起来抱住约瑟芬的脖子：“谢谢，我的小妈妈，多亏了你，我要开始新生，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巴黎女郎！”

“如果只是出于我自己的考虑，我会留在库尔贝瓦。”约瑟芬喃喃道，有点发窘，感到耳根又红又烫。

这可真新鲜，以前我不会动不动就脸红耳赤。以前，我呆在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即使有时候也会感觉不好，但那是属于我的位置。

“好了……邮票？您要留着它们？”

“我怕剪下来会把包装弄坏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走吧！”

“如果您愿意，我日后送过来……”

“我都说了没关系！我刚才也就随口这么一说，因为我一看就觉得它们很漂亮……不过我看过就忘了！”

她的目光落在下一个顾客身上，显然再不理睬约瑟芬了，约瑟芬把身份证件放回手提包，然后腾出位置，离开了邮局。

约瑟芬·柯岱斯生性腼腆，和她母亲、姐姐不同——她们是那种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就让别人俯首帖耳或心生爱慕的女人。她总是尽量不惹人注意，为自己在场而感到不好意思，甚至会结巴或脸红。有一阵子，她相信成功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自信。她的小说《一位如此卑微的女王》发行一年多，一直都排在畅销榜的前列。不过，金钱并没有给她增添任何自信。到最后，她甚至对拿钱都感到诚惶诚恐。金钱改变了她的生活，以及她和他人的关系。唯一没有变化的，是她和自我的关系。她叹了口气，四顾寻找一家咖啡馆，好坐下来打开这个神秘的包裹。

一定有办法可以不去理会这笔钱。金钱可以消除对未来的担忧，但一旦钱敛多了，就会有钱多的烦恼。应该把钱投资在哪里？有多少利息？交给谁管理？我自己肯定不行，约瑟芬一边打心底里反对，一边穿过人行道，避开一辆险些撞到她的摩托车。她曾经要求她的银行顾问弗日荣先生把钱全存在户头上，每个月转出一笔，足够她过日子，缴税，支付新车的分期付款、奥尔唐丝在伦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好。奥尔唐丝知道怎么花钱。她才不会在银行账单面前晕头转向呢！约瑟芬意识到了：在这方面，十七岁半的大女儿比四十三岁的自己强多了。

现在是十一月底，暮色已经降临城市。疾风刮落最后的树叶，旋旋如一曲红色的华尔兹飘落在地。行人都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，生怕被狂风迎面打个正着。约瑟芬竖起大衣的衣领，看了看手表。她和吕卡约好了晚上七点在特洛卡德罗广场的雄鸡酒吧见面。

她看看包裹。上面没有寄件人的姓名。米莱娜寄来的？还是魏先生？

她踏上庞加莱大街，到了特洛卡德罗广场，走进酒吧间。她还要足足等上一个小时吕卡才会来赴约。自从她搬家之后，他们总在这个酒吧约会。

这是约瑟芬的意思。一种她熟悉新街区的方式。她喜欢养成某些习惯。“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小资，或者说游客太多，”吕卡闷声说道，“它没有灵魂，不过既然您坚持……”从眼睛里，总能看出人们是忧郁的还是幸福的。因为眼神是不能伪装的。吕卡的眼睛是忧郁的，甚至在他微笑的时候亦然。

她推开玻璃门，搜寻空桌子。她看到一张，于是坐下。没有人看她，她感觉松了口气。或许她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巴黎女人？她把手放到头上那顶上星期刚买的浅绿的绒帽上，想把它取下来，旋即决定还是继续戴着。如果她把帽子摘掉，她的头发就乱了，而她又不敢把头发重新梳梳。毕竟当众梳头不合适。这是她母亲的一条原则。她笑了。尽管她已经不再见母亲了，但母亲对她的影响却无所不在。浅绿的毛线巴掌帽像三个鼓鼓的轮胎，顶上平平的，像一个罗纹绒的大饼，接缝很明显，和经典的贝雷帽一样。她是在玛黑区弗朗布尔若瓦街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的。她走进商店，询问了价格，试戴了一下。这顶帽子让她俏皮了许多，翘鼻子，有点痞。帽子为她褐色的眼睛添了一抹金色的光泽，掩饰了她圆圆的面颊，让她显得更轻盈。戴上这顶帽子，她觉得自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前一天，她去见了佐薇的班主任贝尔捷夫人，了解小女儿的学习情况、转学后的适应能力。交谈结束，贝尔捷夫人套上大衣，把浅绿的巴掌帽扣在头上。

“我有顶一模一样的，”约瑟芬说，“我没有戴，因为我不好意思戴。”

“您应该戴！再说，这种帽子既保暖又别具一格，大老远的就能夺人眼球！”

“您是在弗朗布尔若瓦街买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一家很小的商店。”

“我也是。真巧！”

拥有一样的帽子让她们顿时拉近了距离，比刚才谈了半天的佐薇都奏效。她们一起走出学校，边走边聊，走的是同一个方向。

“您是从库尔贝瓦搬来的？佐薇跟我说过。”

“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。我很喜欢那里，尽管有时候也会有麻烦……”

“在这里，给我们惹麻烦的不是孩子，而是孩子的父母！”

约瑟芬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他们都以为自己生的是天才，指责我们没有挖掘在他们孩子身上沉

睡的毕达哥拉斯^①或夏多布里昂^②。他们头脑发热地让孩子上各种课：钢琴课、网球课、国外名校组织的夏令营。孩子们被折腾得筋疲力尽，要么在课上打瞌睡，要么就是不屑地回答你，好像你是他们的下人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你试图让父母明白他们还只是孩子，他们就会盛气凌人地强调别人的孩子或许幼稚，但他们的孩子绝对不是！莫扎特创作《小夜曲》的时候才七岁——大家都听腻了一个例子——而他们的后代，就是莫扎特之辈！就在昨天，我还和一位学生家长吵了几句，那位父亲是个银行家，文凭奖励累累，他抱怨自己儿子平均成绩才14分^③。对了！他和佐薇在一个组……我告诉他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，他凶巴巴地看了我一眼，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。他的儿子！他的亲骨肉！平均成绩才14分！我在他的呼吸中都闻到了火药味。您知道，现在当老师可真不容易，让人觉得可怕的不是学生，而是学生家长！”

她大笑起来，一边用手压了一下帽子，免得风把它吹跑。

走到约瑟芬住的楼底下，她们不得不分手了。

“我住得比您稍远一点，”贝尔捷夫人边说边指了指左边的一条街道，“我会留意佐薇的，我保证！”

她走了几步路，又转过身。

“明天，把您的帽子戴上！这样，我们远远就能认出对方了。帽子很显眼！”

那当然，约瑟芬心想，那顶帽子就像一条溜出篮子的眼镜蛇，等笛声一响起，它就开始扭动。她笑了，做了个一言为定的手势，从明天开始，她就要戴着她可爱的巴掌帽出门了。她要看看吕卡是不是喜欢。

一年来，他们定期见面，一直还是以“您”相称。两个月前，九月开学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尝试以“你”相称，但已经为时太晚。这就好像在熟识的两个人中间硬生生插进两个陌生人，两个互相称呼“你”却彼此陌生的人。于是他们又恢复了以“您”相称，尽管别人觉得奇怪，但他们觉得

① 毕达哥拉斯 (Pythagoras, 约公元前 570—前 495)：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和数学家。

② 夏多布里昂 (François-René de Chateaubriand, 1768—1848)：法国作家。

③ 法国学校评分多采用 20 分制。

合适就好。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两个人也都很合适：各住各家，确保彼此独立。吕卡在为一个大学出版社写一部高深的作品，讲从中世纪到当代的眼泪。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。三十九岁，他还过着大学生的生活，住在阿斯涅尔的一个单身公寓里，冰箱里就一瓶可乐和一块放了很久的馅饼。他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机，不管什么天气都穿一件藏青色带风帽粗呢大衣，这件衣服就像是他的蜗牛壳。他一天的必需品都揣在衣服大大的口袋里，跟着他跑东跑西。他有一个孪生兄弟维托里奥，让他痛苦不堪。约瑟芬只要看他眼角的皱纹，就知道他弟弟最近的状况是好是坏。如果皱纹深了，那就说明风雨欲来。她不问问题。这些天，吕卡沉默，闷闷不乐。他拉住她的手，把它放进他装了钥匙、钢笔、小本子、润喉糖、地铁票、手机、纸巾、红色的老真皮钱包的口袋里。她的指尖已经学会辨认他口袋里的每样东西。她甚至一摸润喉糖的包装就知道是什么牌子。当佐薇周末到某个女同学家住，或到伦敦去看望她的表兄亚历山大的时候，他们便会约了晚上见面。

隔周的星期五，约瑟芬就会送佐薇到火车北站。菲利普和他儿子亚历山大会在圣潘克勒斯站接她。菲利普送了一张欧洲之星列车的年卡给佐薇，佐薇每次都急不可耐地要住到姨父在诺丁山公寓为她准备的房间去。

“因为你在哪里有自己的房间？”约瑟芬感叹道。

“我甚至还有一个挂满衣服的衣橱，好让我不用每次大箱子拎来拎去！他想得真周到，他太好了，菲利普，真是个好姨父！”

约瑟芬从这份体贴里看出了姐夫的细心和慷慨。每当她遇到问题，犹豫不决，她都会打电话给菲利普。

他每次都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芬，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问我，你知道的。”她听到他关切的声音，马上就放下心来。要不是自己那句“喂，菲利普，是芬”后，对方语调有细微的变化，她还会沉浸在这个声音的热情和温柔之中，但是她的心里有了丝丝警觉，小心，危险！他可是你姐夫！保持距离，约瑟芬！

安托万，她自己的丈夫，两个女儿的父亲，六个月前去世了。在肯尼亚。他在那里为一个中国商人魏先生管理鳄鱼养殖园，他们是生意上的合伙人。生意失败，他开始酗酒，开始和这些拒绝繁衍后代、撕咬铁栅栏、吞食同

养员的爬行动物展开一场奇怪的对话。他整夜整夜地解读漂浮在池塘里的鳄鱼的黄眼睛。他希望跟它们交谈，做它们的朋友。一天夜里，他泡到水里，成了其中一条鳄鱼的猎物。是米莱娜告诉她安托万这个悲惨的结局的。米莱娜是安托万的情人，她选择陪他去肯尼亚历险。就是因为这个女人，他离开了约瑟芬。不！他没有为了她而离开我，他离开我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，成天消磨时光，要靠我的工资过活。米莱娜只是一个借口，一个让他重建自我的脚手架而已。

约瑟芬没有勇气告诉佐薇她父亲已经死了。她跟她解释说要到丛林里开发其他鳄鱼园去了，没带手机，但他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佐薇点点头，回答道“那现在，我就只有你了，妈妈，你可别出什么事”，然后她摸一下木头^①好远离这种不幸。“才不会呢，我不会出任何事的，我就像阿基坦的阿利诺王后一样是不可战胜的，她一直健健康康活到七十八岁！”佐薇想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又说：“可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妈妈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一个人永远都找不回爸爸了！”约瑟芬曾经想过给她寄一些署名“爸爸”的明信片，但她对造假深恶痛绝。迟早有一天，她得告诉她真相。肯定不会是一个愉快的时刻。况且，哪会有一个理想的时机，去告诉一个十三岁半的少女她父亲葬身于鳄鱼之口？奥尔唐丝已经知道了。她哭过，对约瑟芬发过脾气，然后认定这样更好，她父亲终于从失败的人生中解脱了。奥尔唐丝不喜欢动感情，她觉得那纯属浪费时间浪费精力，是一种不可靠的、最终令人同情的自我迷醉。她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：成功，任何人，任何人都不能让她动摇。当然她爱她父亲，但是，她一点都帮不到他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，他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为他嚎啕大哭也不会让他复活。

那是去年六月的事。

但对约瑟芬来说却感觉是很久远了。

会考已经顺利拿下，评语“优秀”，奥尔唐丝去英国继续深造。有时候，她会去菲利普家找佐薇，和他们一起过周六。但她每次来，多半都跟一阵风似的，拥抱一下她的妹妹，然后就立马走人。她在伦敦的圣马丁学院注

① 法国人认为摸木头会带来好运。

了册，努力不懈地学习。“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时装设计学院，”她安慰母亲说，“我知道，学费很贵，但我们现在有钱了，不是吗？你看好了，你不会后悔你的投资的。我会成为世界知名的时装设计师。”奥尔唐丝对此深信不疑。约瑟芬也一样。她总是非常信任长女。

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！在短短几个月里，我的生活全乱了。我一个人，被丈夫抛弃，被母亲嫌恶，被银行催款，负债累累，我刚刚替我姐姐写了一本书，为了让我亲爱的姐姐可以在书上署上她自己的名字：伊丽丝·杜班，可以在上流社会引人注目。

而如今……

如今，我的小说的版权已经被斯科塞斯买走，据传妮可·基德曼将饰演书中的女主角芙洛林娜。售出的外国翻译版权已经不计其数，我刚收到第一份中文版翻译合同。

如今，菲利普和亚历山大一起在伦敦生活。伊丽丝躺在巴黎大区的一家诊所里，治疗她的抑郁症。

如今，我在为我的第二本小说找主题，因为出版商说服我再写一本。我找啊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如今，我成了寡妇。当地警察已经开具了安托万的死亡证明，向法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申报并在法国外交部备了案。我是约瑟芬·普利索尼埃，柯岱斯家的寡妇。想到安托万，想到他可怕的死，我可以不流泪。

如今，我开始了新生：我等吕卡一起去电影院。吕卡应该已经买了《巴黎万花筒》，我们一起选一部电影看。其实每次都是吕卡选，但他每次都装出要让约瑟芬先选的样子。她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，手插在他的口袋里，她说：“您选吧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好吧。我来选，不过您过后可别埋怨！”

她从不埋怨。她一直奇怪她跟她在一起怎么会觉得开心。当她在她家睡的时候，她感觉到他蜷在她怀中。她喜欢久久地闭上眼睛，然后再张开，感觉好像以前从未见过一样，发现单身公寓的简朴，透过帘子的小叶片漏进来的白光、堆在地上的一叠叠书。在每一叠书上，一只散漫的手曾经把一个盘子、一个杯子、一个锅盖、一张随时会滑落的报纸放在上面。一间老单身汉的公寓。她很享受在这里做女主人的感觉。这是在他家里，而我睡在他的床上。她紧紧地挨着他，轻吻他的手，一只像黑葡萄的藤蔓一样

搂着她的腰的干瘦的手。我有一个情人。我，约瑟芬·普利索尼埃，柯岱斯家的寡妇，我有一个情人。她的耳朵红了，她环顾了一下咖啡馆，确信没有人在看她。但愿他喜欢我的帽子！如果他皱鼻子，我就把帽子压扁当贝雷帽戴。或者我把帽子卷起来放进口袋里，永远都不再戴了。

她的目光回到包裹上。她解开粗绳子，看了看地址。约瑟芬·柯岱斯夫人收。他们还没来得及离婚。如果有时间，他们有没有勇气离呢？丈夫和妻子。结婚并不是为了同富贵，还为了承受错误、软弱、谎言和逃避。她不再爱安托万了，但他依然是她的丈夫，奥尔唐丝和佐薇的父亲。

她小心地打开包装纸，又看了一眼邮票——她会去邮局把它们送给那位女职员吗？一个鞋盒子露出来，一封信放在上面。

夫人：

这是我们找到的尊夫安托万·柯岱斯意外身亡后的遗物。请相信我们大家对他的缅怀，这位总是时刻准备为别人效劳、请大家喝酒的伙伴和同事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没有他，生活将不再一样，他在酒吧的位置会一直空着，那是我们替他一直留的。

他在蒙巴萨鳄鱼咖啡馆的朋友和同事们

下面是一堆签名，都看不清楚，应该都是和安托万相熟的人。就算看清楚了的，也无济于事：她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。

约瑟芬把信叠好，把盒中包着安托万遗物的报纸打开。她拿出一块潜水手表，一块漂亮的有一圈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黑色大表面手表；一只橙色的三十九码运动鞋——他一直苦于自己脚小；一个洗礼纪念章，上面绘着一个下巴搁在手背上的小天使的侧身像，纪念章的背面刻着他的出生日期：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。最后，是贴在一块泛黄的纸板上的一撮头发，一绺栗色的长刘海，附了一行潦草的手写说明：“安托万·柯岱斯的头发，法国商人。”是这绺头发让约瑟芬震惊了。细柔如丝的头发和安托万希望自己拥有的派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他更喜欢用托尼奥。托尼奥·柯岱斯。这样更有派头，一副英雄好汉、无所畏惧的狩猎高手的派头，而他时刻被不能实现、无法企及目标的恐惧所困扰。

她的手指轻轻抚摸这绺头发。我可怜的安托万，你生不逢时，你是为一个轻松闲适的世界、一个妄自尊大也不会遭受打击的小歌剧中的世界、一个用你的大话就可以吓跑鳄鱼的世界而生的。而它们一口就吃了你。不仅仅是那些浮在沼泽地上的爬行动物，而是所有生活中的鳄鱼都张开它们的大嘴要吞食我们。世界充斥了这些邪恶的动物。

这是安托万·柯岱斯留下的全部遗物：她放在膝盖上的一个纸盒子。事实上，她一直把丈夫抱在膝盖上。她给了他当一家之主的错觉，而其实当家做主的一直都是她。

“要为您送点什么，我的小夫人？”侍应生站在她面前，等着。

“请给我一罐无糖可乐。”

侍应生踩着轻快的步子走开了。她得做做运动。她发福了。她选现在这套公寓就是为了可以去布洛涅的林间小路上跑跑步。她挺胸收腹，暗下决心要这么笔直地坐着，以便锻炼肌肉。

一些行人在人行道上闲逛，另一些则推搡着走到他们前面，还不道歉。一对年轻人相拥而行。男孩把手臂搭在女孩的肩膀上，女孩把几本书抱在胸口。他在他耳边呢喃，她侧耳倾听。

我下一本小说的主题是什么？把它放在当代还是放在让我倍感亲切的十二世纪？至少中世纪我很熟悉。我了解那个时代的情感、爱情的密码、人际交往的规则。我对当代的生活知道些什么？所知寥寥。现在，我在学习。我学习和他人的关系、和金钱的关系，什么都学。奥尔唐丝知道得比我多。佐薇还是孩子，尽管女大十八变。她梦想可以像姐姐一样。我小时候也是，姐姐就是我的楷模。

当初我崇拜伊丽丝。她是我的思想导师。如今，她在幽暗的医院病房里发着谵妄。她蓝色的眼睛目光涣散。她一只眼睛在看我，另一只眼睛却不知望向何处，带着一丝无聊。她几乎没在听我说话。有一次，当我劝她要配合对她格外关照的医护人员时，她回答我说：“我连自己都不能配合，你怎么能奢望我去配合别人呢？”她的手落回到被子上，毫无生气。

菲利普常来看她，支付医生的费用，支付住院的费用，支付巴黎公寓的房租，支付嘉尔曼的工资。每天，嘉尔曼，忠诚而执著的女佣，搭乘一个半小时的公共交通，换两次车，来给伊丽丝送花。伊丽丝，受不了鲜花